唐餘紀傳

唐餘紀傳卷第十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七

魏岑字景山鄆州須城人善謟諛學揣摩尤爲宋齊丘所喜先主朝薦授校書郎保大中驟遷諫議大夫中主自以唐室支裔慨然有定中原復舊都之意時湖南既平建州又定有司請行告謝中主報曰俟天下爲一然後升中告成耳岑遂與陳覺互相黨和以斥大境土勸中主嘗

侍宴自言臣少遊元城樂其風土陛下還長安日乞爲魏博節度使中主欣然許之岑即趨下拜謝侍衛皆竊笑岑初與覺善既而又目遂諸覺于中主左遷少府監中主欲傳位于齊王景遂詔景遂總庶政群臣惟岑與查文徽得奏事會諫者衆乃止時謂岑謀叵測陳覺矯命發兵攻福州岑時安撫漳泉聞覺舉事恐其專有功亦擅發兵會覺中主以業已成不可中止遂以岑爲東南面應援使與馮延魯王崇文及覺四

面進攻爭功互長進退不相應岑尤躁倖韓[illegible]焚營壁縱兵入城爲福人所殲會吳越兵至延魯與戰敗諸軍皆潰喪失無筭語在延魯傳中主命械覺及延魯歸將行軍法以宋齊丘救解皆從貶竄岑與馮延巳王崇文置不問御史中丞江文蔚對仗彈奏請行與法中主爲從岑太子洗馬俄復還故官李守貞叛漢乞師應援岑與查文徽議爲出師以岑爲沿淮巡檢使師次沂州無功而還未幾齊丘被黜覺與李徵古皆

誅死岑遂失勢不能大作奸詭隨而已初岑怙寵察嚴取與繫其一言擅兵專討不復咨白居家厚自奉養營建大第亭觀踰侈侍宴之次拔猖無忌出爲訑言恬無愧色五鬼之中岑尤黠佞自范中敏被岑構誅未幾岑見中敏爲厲請道士拜章訴天數月竟死

查文徽字光慎其先歙州人初善陳覺因覺以附于宋齊丘轉相汲引昇元初官監察御史中主嗣立積遷至樞密副使爲人柔媚便辟取人

主委信保大二年中主詔齊王景遂總庶政群臣惟文徽與魏岑得奏事餘非召不得見衆朝駭愕文徽捨然當之初不辭避也王氏政亂延政稱殷于建州閩中大擾朝議謂建州可取馮延魯請行中主未測虛實乃出文徽爲江西安撫使令至境上審觀可否文徽銳於成功至上饒復命盛言必克詔發洪州屯兵以邊鎬爲將從文徽攻建州建人苦王氏之亂伐木開道爭迓我師行次蓋竹遇建兵至又聞泉漳汀州皆

歸延政俱而退保建陽時減循爲別將屯邵武延政襲破之獲循斬于建州我師大挫中主遣何敬洙來援因與建州兵相持文徽得建之降將孟堅使潛師出其後擊之建兵大敗潰去遂傅其城雖下建州諸軍無紀律殺掠不禁民始失望有叛志矣中主知而置不問第功遷撫州觀察使又拜建州留後文徽由是益自用時李弘義據吳越兵據福州僞遣喋來告福州亂吳越戍兵皆潰去文徽喜率劍州刺使陳誨赴之

誘將衆至福州擊敗其城下兵執吳越將馬先進等三人文徽以步騎繼至弘義佯遣卒數百人出戰而設伏西門以待文徽傳令入其城陷伏中大敗絕城墜執獻送錢塘將士死者萬餘人中主爲咨嗟者累日及馬先進等至越還文徽吳越王厚之頻遣置酒宴甚歸至金陵毒始作中主使醫視之醫以珠置口中有頃珠色變黑醫言疾不可爲然猶十年乃死文徽遂病瘖以工部尚書致仕宋元降周以親黨

安置宣州卒年七十距遇毒之歲正十年云諡曰宣子元方別傳

鍾謨字仲益其先會稽人徙閩之崇安博學工文中主朝爲翰林學士進戶部侍郎保大中周師南伐淮右危急中主遣謨偕李德明使軍前奉表并獻御服金銀器茶藥及牛酒犒師請息兵脩好世宗不許旣又願獻濠壽等六州以求成世宗復不納謨請遣德明歸取表盡獻淮甸十四州之地國爲附庸世宗始許之德明還白

朝議以爲責國中主怒斬德明于市謨歸理正
怨且極言宋齊丘陳覺李徵古等亂政之罪三
人緣是皆敗語在覺徵古等傳謨以使命留周
踰三年得還尋復入周還拜禮部侍郎明年入
貢賦詩世宗前有歸去老陪臣之句中主聞而
憾之世宗嘗問謨江南北亦脩守備乎對曰既
恭附大國安敢復爾世宗曰不然吾與爾國大
誼已定保無他虞但後世事不可知當及吾世
脩城隍治要害爲子孫計謨還具言乃命繕治

金陵城壁以譚知尚書省事譚素善張泌泌時爲左軍都虞候每至譚所輒屏人共語或至夜分又嘗請巒率帳下兵巡都城會給事中唐鎬與譚有隙廉得譚與巒交搆狀因密言譚往來兩國挾周人以脅朝廷今又與典兵者密相結輒敢請令巡徼輦下所畜殆不可測譚微聞之念無以爲竒會太子弘冀卒後主以嫡第當立而譚嘗與中主愛子從善同使周相與親厚乃上言後主器輕志放無人君之度因盛稱從

善才不知中主建儲之意素決更以此忤旨乃暴其交結張巒罪貶國子司業再貶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率侍衛軍十人即日督促上道謨時方病風眩在途賦詩十章語極悽愴改貶宣州副使宋建隆元年正月太祖受周禪中主聞之乃遣使即所在賜死傳旨問謨卿昔與孫晟同使周晟死而卿獨得官卒後生還何也謨頓首伏罪遂縊殺之巒亦坐誅謨有女感家禍出家爲女冠名守一傳通孔老書尤善講說

宋端拱中京師建洞真宮召守一爲道職云

李德明失其家世爲人性褊切而有才辨與鍾謨仕同時亦相友善保大中爲文理院學士周世宗南伐中主初遣泗州牙將王承朗賫書抵徐州請以兄事周歲輸財貨以助軍費願息兵脩好世宗不報而攻伐日急淮南震動中主乃遣德明副謨使軍前獻服御金銀器具繒錦及牛酒以犒師且請稱臣奉朔世宗知二人素辯口詭欲游說以和解乃盛陳兵甲而見之厲色

謂曰爾主既唐室苗裔宜知禮義異於他國與
朕止隔一水未嘗遣一介通好惟泛海通契丹
捨華事夷禮義安在且汝輩欲說我令罷兵耶
我非六國愚主豈汝口舌能移也歸語爾主亟
來見朕再拜謝過則無事矣不然朕欲往觀金
陵城借府庫以勞軍汝君臣得無悔乎德明與
謨戰栗不敢言歸與孫晟王崇質再使請去帝
號割獻濠壽等六州更輸金帛百萬以求罷兵
世宗欲盡得江北之地意不可止德明見兵勢

日加我師敗北不支因與謨定議請歸取本國表盡以江北之地割獻周與唐畫江爲界世宗始許乃遣德明崇質還江南書諭其君臣語多責讓凌肆國中已不堪德明見中主復力請獻地而崇質受宋齊丘之怵竟與德明異詞陳覺等激怒中主曰德明御命出使不能伸國威而隣好而願輸情于敵宣國之弱且請盡棄[illegible]坐指要害是賣國也德明褊急知爲衆所排逐攘袂大言謂周師必克中主大怒詔斬德明于

都市婁子亦徙外郡自是罷止請成𥙿師拒敵既而淮甸全失周主駐迎鑾鎮將遂渡江中主大懼遣覺犒師竟如德明前議盡獻江北弃斷黃二州世宗乃輸平班師報賜如禮及謨自周歸稱德明之冤請治誣枉者之罪於是齊丘覺及李徵古皆抵誅殛贈德明光祿卿謚曰忠

李平者楊訥也初爲道士已而棄去與舒元同爲李守貞客守貞據河中叛漢師加伐命平偕元來乞援平改今姓名元亦改朱姓未幾守貞

敗二人遂留仕南唐始與元皆為尚書郎吳越侵常州欲以平為將固辭遷衛尉少卿周兵取蘄州平任守寄輙棄而歸乃改平為刺使以其不知兵遂與元畀任元待詔文理院數上書論事言今幸中原多故苟支歲月非所以為國當取湖湘閩越錢塘以固基本且請專任軍旅以次討定用事者嫉其言共譖之以為迂人謀握兵包藏不可測遂罷待詔元失意與平時〻縱酒不事〻朝廷亦優容之保大末周師入淮南

元請對言兵事中主大悅命從齊王景遣救壽州元善撫士卒與同甘苦每臨陣誓衆詞旨慷慨流涕被面聞者皆有奮志初復舒和蘄州繼與許文稹邊鎬救壽陽元尤戮力時兵事決於陳覺元與覺有隙頗遠其節度覺遂屢表元反覆難信請解其兵中主以楊守忠代之且召之還元憤恨欲自殺宋垍說之曰大丈夫何往不富貴何必爲妻子死乎元即舉所部萬餘人降周事聞中主大怒命族其家元妻査文徽女也

文徵乞其命中主批其疏曰只斬元妻不知查女於是竟坐戮文徵以珠襦覆其屍哭之殯絕觀者爲垂涕元叛去後平以與元舊同事竊不自安中主召平還金陵使者失指械平以歸中主驚愕更拜建州節度俾之自慰召爲衛尉卿初平與潘佑善佑詆訾公卿獨推薦平後主嗣位平請復井田法造民牛籍課民種桑後主好古重農甚悅其言使判司農寺平急於成功設施無漸人以爲煩後主亦中悔罷之會佑以直

諫得罪事連于平朝議以平北人深中叵測坐平與佑淫祀鬼神下之大理獄縊死獄中

論曰陳覺以私隙而奪朱元之兵朱元以失兵而決叛國之計唐主戮元之妻子若足警衆矣然徒能正背叛者之誅而不能推按主兵者激變之罪欲軍政之脩明將帥之輯睦其可得乎嗚呼此五鬼所以盜弄無憚而江南之所以衰削不支也

盧絳字晉卿宜春人唐歙州刺史肇之後初名

衮慕魏絳更焉讀書畧通大指喜談兵大言無當脫略繩撿每以博奕角觝爲事舉進士不中遂棄去繼爲務計吏盜庫金事覺當伏法乃更儒服亡命江湖間館于士豪陳氏與其子弟共學絳好縱横兵書日務射獵陳氏察其非士流謂曰朝廷方求賢豪吾子曷不自奮因爲厚裝遣行絳將還宜春中途飲博費且盡抵家毋及兄弟咸鄙詬之絳乃入廬山白鹿洞書院與其徒以負販爲事多脅取同舍生金又持權貨[illegible]

貢于山中持人短長索賕謝人皆患苦之值國子助教將捕治其罪復亡去往來金陵丹陽寓空庾間嘗從地躍起拆廥桶為薪以自濟又自氣樓躍入倉盜米一夕往返數十已而上書論事未報往謁樞密使陳喬口陳所上書詞辯縱横喬聳然異之用為本院承旨授沿江巡檢募卒命習水戰使馬雄王川等分將之要吳越兵于海門晏獲其舟艦以善戰聞開寶中密啓後主曰吳越仇讎腹心之疾也他日必為北兵羽

異以壞我臣屢與之角知其易與不如先事出
不意滅之後主曰然則大朝且見討柰何絳曰
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賊且賂吳越乞
兵吳越兵勢須為出俟其來拒擊之而臣躡其
後國可覆也滅吳越則國威大振北兵不敢動
矣後主不聽及宋師來伐以絳為凌波都虞候
沿江都部署守秦淮水柵戰屢務諸將忌其能
共說後主遣絳出援潤州初吳越克常州兵勢
日逼朝議以潤州最要害當得良將以守有劉

澄者爲後主謗訕邸候人謂必可使乃以
節度使臨行後主詩諭曰謂卿本不合離孤
亦難與卿別但此非卿莫可委付憑託意澄
涕泣而別還家盡輦金寶以往謂人曰此皆前
後所賜今國家蒙難蓄此奚爲當散之以圖報
伐後主聞之甚喜及錢塘兵初至營壘未成左
右請掩之澄時已懷向背堅曰兵出則不可勝
須救至更圖可也既絳兵至冒圍入城澄謀因
事斬絳乃以城降絳覺之因互相猜防謀未克

遂會絳怒一裨將潛私謂曰盧公怒爾爾不生
矣裨將泣問計澄因曰吾有一策汝用之非徒
免死且得富貴因諭以殺絳降敵事令先出遣
意裨將曰奈其之家累在都城何澄曰事急矣
當身爲之謀我家百口亦不暇顧矣既而絳來
可殺則謂絳曰都城危甚萬一不救守此何益
絳曰君爲守不可棄城宜赴難者絳逆之乃[illegible]
而出是夕澄遣裨將出城誑敵明日偏召諸將
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作任

訐諸君謂何如衆皆大哭澄慎生亦亦泣曰澄
受恩固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下寧不知忠
孝乎但力不能抗耳於是率將吏開門降金陵
聞之益震後主方惶惑欲置其家陳喬憤切曰
人臣受重寄一旦開門降敵此豈可容悉收其
父母妻妾斬之澄一女許嫁未適有司議宥之
女曰叛逆之餘生世何顏乃亦就戮潤州既降
絳帥所部還援金陵圍堅不可入乃走保宣州
都城陷沒諸郡皆下絳獨不降謀南據閩中圖

興復行過歙州刺史龔慎儀知天命已去而絳復剽戾古其無成遂閉拒不納絳怒曰慎儀吾故人今何見拒遣裨將馬雄攻之慎儀不得已朝服出見殺之而行宋太祖使絳弟襲招絳絳初欲殺襲以明不屈已而知事不可濟乃勉就招絳至京師遇慎儀兄子頴于道被執至殿陛求理季父之寃詔以屬吏曹彬言其才畧可用願宥其死太祖曰是貌類侯霸榮何可留也命斬于市絳臨刑大呼曰陛下不記以鐵券誓書

招臣乎侯霸榮者河東將嘗來降未幾復叛歸弑其主劉繼恩蓋逆徒也故太祖深惡之初絲在金陵嘗遘熱疾夢一白衣美姝持簾漿勸之飲且歌菩薩蠻詞以侑謂之曰他日相見于固子陂下絳寤而憶其王京人去之闋每爲人道之及是行刑之地名固子陂一美婦衣白衣坐滛亂與同斬姓耿名玉真儼然夢中人也其怪如此

論曰聞変惶惑欲置逆族後主惜死之念愧

于陳喬叛逆之餘生也何顏劉澄負國之惡愧于其女天下事每以此此孱昏所以甘泥首而亂賊所以恒接踵也吁可嘆哉

啓餘紀傳卷第十

唐餘紀傳卷第十一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八

江夢孫字聿脩潯陽人先主輔吳表爲秘書郎夢孫数自言迂儒無稗益平生讀書欲小試於治民求爲縣令方是時士之容於先主者率以功名富貴自許而夢孫志願獨如此先主以爲不情未之許也求不已乃補天長令先主先持告身示之曰今日受此明日趣走庭下矣曰此

素志也庸何傷乃卒授之至天長吏白縣署正寢有淫厲不可居夢孫不信是夕果有怪並出夢孫起焚香曰夢孫受命為令當治事于此鬼神有祠廟丘壟胡不各歸其所吾行不欺暗室奚畏君等言訖皆歛形去夢孫為治易簡吏民安之逾年棄官去縣人號泣送之數十里還家事繼母盡孝早暮具衣冠視膳羞母食既徹則為諸生講禮凡至疑義輒歛袵曰此科先儒猶多異同夢孫安敢易言諸君自擇所長可也保

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陳㥁蘄州人性剛鯁尤惡妖異昇元中爲黃梅令時縣境獨木村有妖人諸佑挾左道自言數世不食肉其法能使富者貧貧者富俚民惑而從之初有徒數十人積十餘年聚黨及千男女無別號曰忍辱夜行晝伏取資於盜相與倡言佑有神術能升虛空入水火前此州縣長吏多憚之置不敢問㥁到官邑人畢謁佑獨偃蹇不至㥁乃按戶籍取佑爲里正佑不服嫚言曰吾

且斷令頭起告巡檢使周鄴出兵捕佑等獲之不能神皆就縛捜其家得乗輿服御物遂斬之鄴欲宥其婦女童稚起曰此皆瀆亂人倫不可使有遺育乃併斬之由是妖黨散匿起遂知名官至監察御史卒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州當吳越之衝屢歲交兵城邑荒破昭符善於葺治招納逋亡遂成富實一日坐廳事雷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不慑撫案叱之雷

黿邉散及寧案惟得鐵索重百斤昭符亦不變
色徐命舉索納庫中交泰元年中主既請成于
周秋八月命昭符爲進奉使置邸大梁求太祖
受周禪昭符入賀會後主嗣位御宮門立金鷄
竿降赦如天子制太祖聞而怒召昭符詰之色
甚厲昭符徐以鄙語對太祖爲笑因置不問然
昭符恒從來金陵時後主數貢奉帑藏空竭昭
符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後主大恨太
祖已遣李穆召後主入朝因問昭符曰汝叟汝

主來否對曰君命召不俟駕安敢不來及後主
稱疾王師致討昭符又言於太祖曰臣主必死
社稷已而後主降罷奏邸不復調卒初名匡符
建隆初以避宋祖諱改昭符云

潘承祐其先閩之莆田人初仕吳以爭大獄不
得棄官歸閩仕王氏爲大理卿數直言極諫閩
主悍之進爲吏部尚書坐陳事削官閩亡入南
唐爲鴻臚卿讜言正論不改其素中主知其可
任委以南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

言周師南侵淮南告急遣詢[illegible]天召莫[illegible]六
祐薦許文稹陳德誠鄭彥華杜仁肇皆[illegible]其用
久之坐病求解職以禮部尚書致仕居洪之西
山以終

歐陽廣吉州人保大中薄遊湖湘時邊鎬下湖
南駐師經理將遂取桂州然統御無法處置失
宜廣策其必敗詣金陵上書曰臣近者遊潭州
伏見節度使邊鎬初非將材偶逢聖代加之任
使措置乖剌大失人心致奉節兵士乘夜大呼

共焚譙門會明而遁散不然幾致大變是仁不
足惠下也朗陵近在肘腋曾不爲虞乃圖桂林
以取奔敗是智不足謀遠也與監軍使呂延恭
不相協和動輒疑阻是義不足和衆也堂、之
府空無才賢是禮不足得士也軍中號令朝出
暮更是信不足使人也五者無一長考之前古
未或不敗請擇帥濟師以全境土書入不報及
失湖南中主乃思磨言命授以官執政請召試
廣言非人主尊賢待士之意不肯就試乃遷

本縣令後亦不顯

汪煥歙州人有國時第進士初中主後主皆佞佛而後主尤酷喜莊嚴施捨齋設持誦月無虛日宮中造寺十餘都城建塔剏寺幾消廣出金錢募民爲僧所供養踰萬人悉取給縣官不計耗竭群臣和附惰廢國事後主退朝輒與后着僧帽披袈裟誦經禮佛拜跪竟日額成贅瘤僧尼犯姦命禮佛赦遣佛前燃燈奏死刑日如燈明達旦率貸其死不然者始論如律謂爲命燈

富者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上下狂惑國事日非時有二臣極諫一徙一流最後愼死諫且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爲佛奴屈膝爲僧禮散髮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于臺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髮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後主覽書云此敢死士也不之罪擢校書郎然言卒不用方是時有北僧號小長老自言募化而來多持珍寶怪物徧賂貴要朝夕入論輪迴果報之說後主傾信尊爲

一佛出世所服皆縷金綷羅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覩華嚴經安知佛之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僧千人日給盛饌有不盡者謂之折倒造爲妖語動揺人心俾其帑藏耗竭賸兵不繼及宋師渡江郎寺爲營不煩營搆乃知其爲間也又一僧來南於采石磯立塔草衣藿食施遺皆不受宋師下池州繋浮橋於石塔屹然完固金陵受圍召小長老求退兵法乃揚言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

佛力登城一麾敵兵僞退未幾梯衝環城矢石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矣始悟其奸鴆殺之大率宋人總其蔽或因以其所好者行間也既而羣僧懼併誅乞授甲死敵後主曰教法可毀乎弗許事勢既急城中之人惶怖無死所方召沙門德明等講楞嚴圓覺經令闔城誦救苦菩薩其迷溺如此

唐餘紀傳卷第十一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

吳興陳霆脩

列傳第九

王會廬州廬江人本名安少事吳武王王嘗臨陣仆高塜望敵會捧唾壺立侍左右近列者皆注目前視忽一驍卒持矟徑趨王莫能禦者會置壺于地引弓射之一發而殪徐納弓袋中復捧壺立色不少變武王喜撫其背曰汝器度加此他日必富貴積功至袁州刺史先主代吳用

爲百勝軍節度使廣州與嶺南地接南漢使者往來節度使當撫勞問遺而會故名犯漢主祖諱乃改今名昇元五年卒年七十三

王輿合淝人初事吳武王爲小校從李德誠攻潤州繼從周本攻危全諷皆有功積遷至諸軍都虞候先主輔吳寄以心腹久之出爲光州刺史歷武昌節度使嘗與監軍使璩延翌有隙延翌被誣告有貳志先主遣使令械延翌爲吏輿預知之密以告延翌因爲謀曰今獨可即日乘

輕舟還都彦可雪謗已而中使猝至廷堅恐懼不暇爲他謀即從其計先主意觧且以其先自歸得免人推輿長者中主嗣位進神武左統軍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少從攻潤州爲流矢貫右耳矢自左耳出輿遡絶扶歸卧百餘日復愬耳至老不聵亦無瘢痍攻頴州倚營門鼓諸軍登城城上發機石中營門及輿鎧之半皆碎輿竟無恙人或異之兄綰亦至虔州節度使

何敬洙廣陵人幼遇亂吳將楚州刺史李簡得

之給事左右簡酷暴僕使有小過輒置之死不少貸敬洙與其伍戲小廳下或持簡所寶硯過焉碩曰孰敢毀此者敬洙時被酒昏曰死生有命奚不敢之有奪硯擲石堦上碎之翌旦簡視事退聞硯毀詰主者具以實對即命擒至皆謂必死矣簡妻袁奇敬洙匿之堂奧旬日簡謂已逃去亦置不問會有烏逐簡而譟避之亦至簡大怒曰恨何敬洙不在此蓋敬洙善彈命中故思之語方畢敬洙挾朱弓鐵彈拜于前起發一

彈槊之簡大喜不復詰毀硯事有善相者簡從
視諸子曰雖皆善然無及公者獨指敬洙曰此
人驍過公簡由是益愛之及長用爲軍校簡卒
事先主爲裨將進天威軍都虞候建州之役爲
行營招討步軍都指揮使會查文徽進攻敬洙
堅謂閩地僻陋不足勞大兵文徽閉壁旨之不得
已而行及平建州敬洙功右諸將拜楚州團練
使敬洙自以初事李簡於是州尤加感勵常微
服出里巷察民疾苦有科調輒先爲經畫民不

令勞坐廳事與賓佐燕談民有訴事者立命引
入親剖曲直皆厭服而出保大八年楚朗州節
度使馬希萼來附且乞師中主命敬洙援之遷
武昌軍節度使周人侵淮南命武安軍節度使
王進逵領所部兵入江南境進逵奉詔行且遣
部將潘叔嗣爲先鋒取鄂州長山寨殺三千人
中主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郭外
爲戰地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于此大丈夫豈
能惴惴閉門自守乎會叔嗣自長山回戈襲朗

州進達狼狽而去人壯其決加鎮國將軍中書
令後主嗣位以病足乞解官授右衛上將軍尚
國公致仕給全俸門第列戟卒年七十七廢朝
三日冊贈鄂州大都督左衛上將軍謚威烈
李金全其先吐谷渾人事唐明宗爲厮養以戰
功貴其前事具五代史晉高祖時爲安州節度
使中門使胡漢榮貪橫金全嬖之高祖徵漢榮
還闕將治其罪金全將護不遣高祖疑金全有
他志乃以馬全節代之且召金全還將有處分

金全懼遣其從事張緯奉表歸附先主納之命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處恭帥兵三千逆金全陳于城外俟金全出殺之而東承裕等至之夕金全率數百人來奔而承裕違命輙大掠城中得金帛不可計及還晉將安審輝追及于馬蹬谷處恭死于陣承裕率餘兵拒雲夢橋復爲審輝所敗執而殺之金全至拜天威統軍出爲潤州節度使濮隱爲將李守貞以河中叛來乞師魏岑查文徽建議往赴時劉彥貞以攻取自任

中主欲藉金全宿將威望以爲北面行營招討使救河中彥貞副之文徽爲監軍使岑爲沿淮廵檢使師出沭陽次沂州金全曰諸君以河中在何處而欲自此轉戰以前耶勢必不能及徒爲國生事耳方會食帳中候騎告北兵數百並澗皆羸弱諸將欲掩擊之金全下令曰敢言過澗者斬及暮伏兵四起旗幟蔽日金鼓聲聞十餘里諸將乃服金全善料敵逾月退保海州遂引歸金全曰吾全師而還不得爲無功矣拜右

衛聖統軍領義成軍節度使兼侍中保大八年八月卒于金陵年六十多內寵子男女凡三十二人朝遣少府監王仲連持節冊贈中書令諡曰順金全既卒福州再用師湖南拓境用事者皆少年不更軍旅覆敗相踵周人乘其弊攻取淮南國遂衰削不復能振人始思金全恨其已卒云

柴克宏父再用事吳至德勝軍節度使克宏以父任歷遷宣州巡檢使初至城塹皆不治吏云

自田頵王茂章李遇相繼叛無敢爲守偹者克宏笑曰豈有是哉大加營繕後吳越兵至賴以無虞進泗州刺史罷爲龍武軍都虞候好施予不事産業家常窮空然性豪舉博弈縱酒自若也時中主雅以唐後欲恢復先業群臣多爲大言以迎合主意克宏獨未嘗語及軍旅人亦不以爲知兵淮南被攻急吳越伺間侵常州克宏乃請効死中主嘉之授右衛將軍遣與袁州刺史陸孟俊同往救時精兵悉在江北克宏所將

綰嬴卒數千又樞密副使李徵古給戈甲皆朽鈍克宏言于徵古曰卒已非素練得器械堅利猶可用柰何所給乃爾徵古嫚罵之見者皆忿克宏知徵古狂生不足與較怡然不以動至潤州徵古終不快白召克宏歸以神武衛統軍朱匡業代之燕王弘冀獨謂克宏可任卒遣行克宏率師至常州徵古猶遣使趣其歸克宏曰吾計日破寇爾何為者必錢氏所遣姦人也命斬之使者曰受李樞密命來克宏曰李樞密來吾

亦斬之遂斬使者以狥然後勒兵進大破吳越兵于常州斬萬級獲其將數十人自保大末邉事大起克敵之功莫先克宏者策勳拜奉化軍節度使繼復上疏請援壽春提兵至泰興忽發瘍繞數日卒國人咸痛惜之謚威烈初克宏之請救常州也徵古易其人故沮抑之會其母詣闕上言克宏有父風苟不勝任分甘孥戮中主感其母言始決意用之及徵古誅死詔暴其罪亦以折辱克宏為言云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初爲劉守光騎將暨降唐莊宗拜壽州刺史文進有女美而慧莊宗弟存矩求爲側室文進不敢拒然心常嗛恨因作亂與叛軍殺存矩攻武州不克遂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率衆數萬歸唐仕至安遠節度使晋高祖立與契丹約爲父子文進自以前背契丹內不自安遂殺其行軍司馬馮知非副使杜重貴送款于南唐中主遣兵迎之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軍民愛之其將行也

從數騎至各營別其將士告以避契丹之意將士皆再拜與訣乃來奔中主以爲天威統軍宣州節度使文進長身偉貌見者聳然自其奔契丹也數引胡兵攻掠幽薊之境俘虜民人教契丹以中國織絍工作契丹由是益強盛迨其南奔屈身晦迹務爲恭謹禮接文士謙謙若不及其所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故事而已未嘗及兵事後以左衛將軍卒于金陵

朱匡業廬州舒城人父延壽以姊爲吳武王夫

人故自少得幸從征伐摧堅陷陣功冠諸將好以寡擊衆不勝而返者必盡戮之嘗與梁接戰遣二百人持大劍砍陣將行指一卒留之卒請行延壽以違命立斬之其令出必行類此然每得賞賜悉分賚其下無以入家者唐昭宗在岐下聞延壽名遣使問道授蔡州節度使武王慮其難制誘殺之出夫人使更嫁然以舊功存其妻子匡業時尚幼稍長授以官先主輔吳授爲軍校積功至諸軍都虞候嗜酒使氣醉後恣意

殺人無敢見者惟其妻鍾氏能制之褰惼一呼懾然而止先主以其嘗有功特優容之出爲歙州刺史有政績改建州留後入朝授神衛統軍周師入淮南中外震駭盜投鋝多竊發以匡業爲內外巡檢使嚴而無私犯者無所貸戮一二人中外肅然夜户不閉正陽喪師朱元叛中主議親征召匡業及統軍劉存中問方畧匡業輒對曰運數之興天地皆助大事若去雖英雄亦無如之何存中從旁贊之中主怒貶匡業撫州

團練使流存中饒州後主襲位召拜神武統軍加中書令卒子崇俊短陋羸瘠而妙於射擊馳突若神早卒

王彥儔蔡州上蔡人少爲州軍校唐同光中諸郡多亂彥儔亦樂禍思奮會同列六人者来與謀曰四郊擾擾能者得富貴我輩不可後人彥儔許諾且曰今夕吾直府中公等可持兵來吾亦裹甲爲內應既夜六人者如約俱至彥儔伏壯士尽捕斬之持其首叩帳門告刺史曰六盜

竊發事已伏誅懼有佚黨爲變願公亟出號令以安衆心刺史驚喜而出彥儔即斬之歸其罪於六人者翌日悉族其家擾蔡州無敢動唐兵來討彥儔自計不能守匿其妻子於村舍奉父母來奔先主輔吳以爲都押衙歷和州刺史始遣間使迎妻子南歸彥儔有政績善撫境內和遂爲富州入拜統軍自以發跡兇亂爰務爲恭謹先主未受禪嘗陞堂拜其父開國以爲池州節度使常夢錫自給事中以直諫貶判官彥儔

事之如在朝廷人士稱之卒于鎮

皇甫暉魏州人初事唐晉事具五代史契丹入中國暉時爲密州刺史與棣州刺史王建俱來奔中主遣舟楫迎之將至念本起寇賊懼不爲時所容至秦淮赴水求死舟人亟援出之自言如負大石入朝歷歙州刺史神衛軍都虞候江州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周師攻淮南爲北面行營應援使會劉彥貞姚鳳兵以行彥貞舉動躁撓人測其必敗暉獨持重部分甚整

士亦樂為用周人頗憚之及彦貞敗死暉鳳退守清流關世宗親率衆盡銳攻壽州分兵襲清流暉陣山下周兵出山後要擊暉大敗猶收兵且戰且行入滁州刺史王紹顏已委城遁暉無所倚方斷橋自守周兵涉水踰城而入執暉及鳳送壽州行在見世宗曰臣力憊欲暫坐及坐曰欲暫卧不俟命而卧顏色自若曰臣非不盡力國事南北勇怯不敵臣在晉嘗與契丹戰安能如大朝今日甲兵之盛昨退保滁城不意大

軍攀堞如飛而入臣智力俱殫故被擒耳世宗賜之馬及衣帶俱不受敎曰創甚暉不肯治而死子繼勳自有傳

孟堅始事建州王延政爲將保大初查文徽討王氏之亂堅來降文徽即以兵付之出奇擊所向有功及馮延魯攻福州堅亦在兵間吳越援兵自海道至阻淖不得登岸延魯不知兵欲歛兵少退誘而殲之堅諫曰吳越兵進退俱不能此死道也使得至平地將致死于我若何而

可勝延魯大言曰吾自擊之無預君事吳越兵得平地果不可制李弘義兵自城中出盡銳夾擊延魯大敗棄軍遁堅力戰以死延魯雖貶而其黨尚盛相與隱匿其跡故堅之死事不見錄國人哀之

陳誨建州人生數月蹻健能馳走其父異之名曰阿鐵長事王延政爲將唐師攻建州傅其城誨數出挑戰先鋒使王建封克其外郛擒誨將斬之已解衣伏鑕忽脫身絕馳追者數十百皆

莫能及自歸于大將查文徽文徽駭其材用爲戰棹指揮使使領故部曲從攻福州馮延魯敗走諸營皆潰死者萬計委棄軍資戎器不可勝筭誨獨殿後收所棄金帛二十萬以歸文徽鎮建州誨爲劍州刺史諜者告吳越戍兵棄福州遁歸文徽瞎而貪功即率誨以進誨以戰艦入閩江適秋雨水暴漲一夕七百里抵城下與吳越水軍遇遂戰于江中誨素善水没入江鑒吳越樓船況之仍以木作蛟龍形湧出江面吳越

兵稍潰乃大抨擊追擒其將馬先進蔡仁等鄭彥華始知福州未嘗有變城中多誨親故方遣間使招之文徽勒步騎繼至福州僞迎文徽傳令入城誨以所聞告且曰僕閩人也豈不能料閩人之情宜先立寨整衆俟所招親故來得其實徐圖之文徽曰狐疑且生變乘機據城上策也麾兵遽入誨知其必敗植旗鳴鼓列兵江干以須文徽入果敗被執誨全軍還劒州獻馬先進於金陵釋鄭彥華等爲將領唐兵兩取福

州皆大敗塗地誨在兵間皆有功號名將遂爲建州節度使兼侍中訓兵積穀隱然爲大鎮由是朝廷委以南方而名其軍曰忠義及周兵入淮南朝遣潘承祐詣泉建召募驍勇承祐薦其子德誠有材畧誨遂遣德誠率鎮兵赴難諸將多敗惟德誠頗有功拜和州刺史後主初誨引疾求罷朝論難其代乃以其弟劍州刺史謙爲留後召誨還都後主親臨視七月卒封閩國公謚忠烈閩之亂士民[illegible]之宗族盡殲謙

陳德誠後亦繼領建州旌節諸子悉至顯官

林仁肇建陽人事閩爲裨將沉毅果敢文身爲虎軍中謂之林虎子閩亡未有所附會周攻淮南中主遣使至福建募勇士得仁肇及陳德誠鄭彥華皆擢爲將仁肇率偏師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有功又破濠州水柵擢淮南屯營應援使時周人正陽浮橋初成扼援師道仁肇率敢死千人以舟實薪芻乘風舉火焚橋周將張永德來爭會風回火不得施勢少卻永德鼓譟乘之

我兵逐敗仁肇獨騎爲殿來德引弓射之屢將中仁肇輒格去來德驚曰此壯士不可逼也捨之而還及割地許平中主以爲潤州節度使徙鄂州又徙南都留守宋開寶中客言于後主曰宋淮南諸州戍守單弱而連年出兵滅西蜀平荊朗今又取嶺表往返數千里師旅罷敝此在兵家爲有可乘之勢請假臣兵數萬出壽春渡淝淮據正陽因思舊之民以復故境迨彼來援吾形勢已固必不得志兵起之日請以臣反告

于宋事成則國家饗其祿不辱族臣家明
不預謀後宅惧不敢從宋太祖謀取江南兵將
惮仁肇據上游師未即出將從王弟從善質于
闕下太祖乃令人密往武昌僧院竊仁肇畫像
歸懸之別殿召從善入指問曰卿識此人否對
曰不識然有類臣江南林仁肇太祖曰然近有
表弃進此像言欲歸朝將遣人迎之從善以爲
信亟使人間行歸白會朱令贇皇甫繼勳俱忌
仁肇雄略相與證成其事後主惑其言使人往

毒之仁肇少病風口氣常臭醫云肺損不正及是遇酖家人恠其不臭俄而卒初仁肇尤爲隣裔所知及遭毒裔仰嘆曰國勢如此而復自去其爪牙之臣吾不知所税駕矣然不能辨其誣仁肇卒逾年後主遂見伐又踰年國爲墟矣

申屠令堅山東人少無賴勇敢絕人晋漢間嘗爲盜被獲以計脫坐是來歸保大末禦周師于壽州破其城南大砦有功擢神武都虞候后主末年令堅爲吉州刺史策杰[illegible]以因與袁州

刺史劉茂忠相約徇國朱褧金陵陷居主北遷兩人者誓守前約不以主在亡易節方謀起義朱郎遂前二年令堅亡來則夢與人鬪大呼而寤乃聚侍婢歌舞喧笑達旦始能寐至是若與人搏擊於帳中者踰時而卒令堅殁後茂忠度不能獨奮乃送款就降

唐餘紀傳卷第十二